

追念濱一衛先生：重回疾风怒涛的学生时代

竹村，则行
九州大学：名誉教授

单，荷君
华东师范大学：教授

<https://hdl.handle.net/2324/1916222>

出版情報：「『春水』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：周作人、冰心、濱一衛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，2，
pp.225-226，2018-02-06．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「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」「新資料発見に
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、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」

バージョン：

権利関係：



追念滨一卫先生 ——重回疾风怒涛的学生时代

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竹村 则行

开篇必须要向大家坦白，实际上我并没有为滨一卫先生作追悼文的资格。先生当时在九大教养部和文学部开设中文及中国文学课程，而我当时正为青春的烦闷所苦恼。整日心不在焉，马马虎虎的毛头小子自然发现不了先生的伟大之处，只是作为一个不知学习之法的浅陋乡下学生，彷徨度日。如今回忆起来，实在为当时的不明事理而羞愧不已，竟错过了绝佳的学习机会。倘若能回到当初，我愿再修一回先生的课，听先生用大阪腔热情讲述京剧，也想重头再学一次中文。

一直困扰我的“青春的烦闷”从社会大环境来说起因于当时的“大学纷争”，大学里无法正常授课（尤其是入学第一年的上半期，受罢工的影响几乎没有正规课程），从我个人来言则是因为克服困境的顽强精神不足，导致不得不留级一年。之后随着大学恢复常态，笔者便投身冈村繁中国文学讲座主任的门下，立志从事中国文学研究。而这已是44年前的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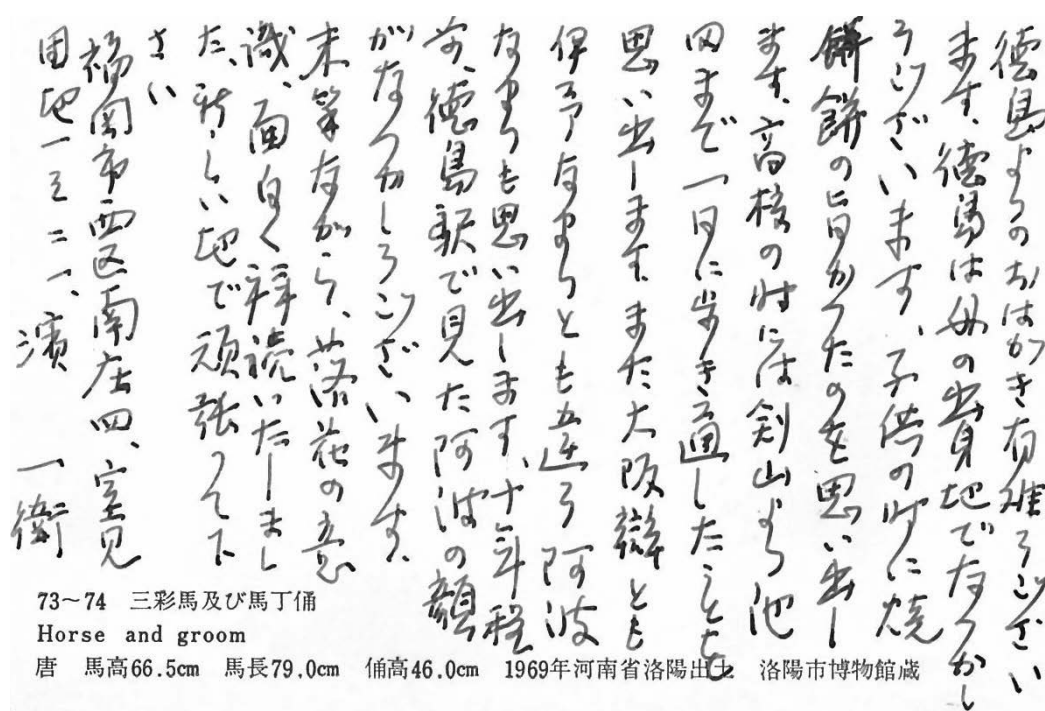
滨先生任教于六本松校区的教养学部。我低年级时跟滨先生学过中文，后来转到箱崎校区后还上过先生的中国文学课（印象中）。时值1969年至72年间，或许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影响，当时教科书里选用的都是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之类的革命样板剧。也或许考虑到学生们的理解能力，滨先生的研讨会上从未选择过中国古典剧作题目。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，并不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地访问中国。

上课时，先生总是一幅柔和安详、超凡脱俗的样子，说着一口高亢通透的大阪腔。实际上我中学毕业后也有一段在大阪短暂生活的经历，先生的大阪话，我听着十分悦耳舒服。或许是考虑到学生们理解力的问题，先生几乎没提过他在北京醉心戏曲的那段历史。至少我记忆中没有听过。我听说“滨先生好像是中国戏剧方面的大收藏家”这一传闻时应该是在入学几年后的事情了。当时我还是研究生，无知的我只是平淡地回应了句“哦，是吗”。后来我在德岛大学任教时，下决心彻底调查清代洪升的戏曲《长生殿》中出现的杨贵妃的故事。也正是在那之后，我对先生产生了特别的尊敬与崇拜之情。对昆曲的基础都不了解的我来说，《长生殿》的解读工作是项极其困难的事情。在检索参考书时，我得知了藏于教养部图书馆中的“滨文库”，并惊叹于被近现代戏曲小说相关资料（多为原始资料）填得满满当当的“滨world”。听闻先生过世后，在相关教员的斡旋下，九大六本松图书馆一次购入了这些资料。尤其是有关近现代戏曲小说的部分，它们多是先生在昭和9年至11年间于北京留学时收集的戏票、剧本、相关书籍和剪报，这些资料都被细心地整理成册，成为独一无二的贵重收藏。这次以中

里见先生领头的科研调查可以说特别切合时宜。随着九大的迁移，浜文库也辗转从六本松校区迁到箱崎校区，这次搬到伊都校区后期待能被更全面地调查利用。

添附的影印资料是1980年先生寄给我的明信片的主要内容。这是我从新任地德岛，将论文的选印寄给先生后收到的回信。先生当时从九大退休后，住在室见河畔。信中用亲切的文字缅怀到他那德岛出身的母亲，以及他在浪速高中时期一日踏破剑山、池田两地之间的回忆。此时我耳边仿佛又响起先生那温和而又稍带鼻音的高亢的大阪腔。

中文翻译：单荷君



1980年1月滨先生致笔者明信片。其时笔者任职于德岛。